

§ 彼岸

夜已深，雅典的街巷靜謐無聲。

蘇格拉底輾轉於榻上，胸口如被巨石壓住，呼吸急促。忽然，他感到一股陰冷的氣息自窗隙湧入，似有邪靈纏繞，將他的神識牽引到遙遠的南方。

眼前是陌生卻真實的場景——義大利南岸的 Croton。

大海中，一對父母與兄妹被蒙上眼睛置於船艙，手腳被縛，嘴裡還塞了東西。

幾個大漢蒙著臉抽出短刀，父親滿頭白髮，尚未開口辯解，便被棍棒擊碎顱骨；母親撲向他，聲嘶力竭，卻被推翻在地；

年輕的少女掙扎著尖叫，手臂緊緊攀住兄長希帕索斯的衣襟，卻被一腳踢開。

蘇格拉底想衝上去，卻發現自己無法動彈，像是幽魂。

他眼睜睜看著母親與少女被殺害，隨即，屍身與未斷氣的母親一同被擲入海中，浪濤翻湧，聲音吞沒一切哀號。

希帕索斯在一旁被壓制，雙目圓睜，嘶吼至聲嘶力竭。

蘇格拉底心如刀割，伸手卻只能觸及冷冽的水霧。

黑影在他耳邊低語：「看吧，這就是人間的正義。」

他驚叫著醒來，渾身冷汗。

小兒子 Menexenus 在克桑貝蒂的懷裡，克桑貝蒂則嘴角帶著微笑，或許在美夢中吧。

前些日子被邪靈侵擾，昨日亞西比德的慶典上看見克里提亞不忿的神情，現在又做了惡夢。

蘇格拉底內心不安，起來焚香、獻酒、默禱。

午後，蘇格拉底走入市集邊的小酒肆，點了一壺廉價葡萄酒，想壓住胸中未散的夢魘。

不久，一個年輕身影靜靜坐到他對面——赫利歐羅斯。

對方的眼神幽暗，彷彿仍浸泡在海水裡。

「你夢見了吧？」赫利歐羅斯開口，聲音低沉。

蘇格拉底一怔。

「那不是幻覺，而是真實。我父母、我妹妹，全都沉入海中。蘇格拉底，你要如何為這解釋？」

蘇格拉底深吸一口氣，答道：「我夢見的景象，與你所說一致。那一幕使我心靈震顫。」

赫利歐羅斯眼神陡然一冷：「那麼，你還要告訴我——正義只是靈魂的秩序？我要的是血債血償！」

蘇格拉底放下酒杯，目光堅定：「報仇能否讓亡者歸來？能否讓你妹妹再次呼吸？復仇只會讓靈魂更加貼近行兇者的形貌。」

「若惡人可以不受懲治，正義還有何義？」赫利歐羅斯怒聲反駁，指節因緊握而泛白。

「正義不是縱容。」蘇格拉底沉聲說，「若律法尚在，當以律法；若群眾能辨明，當以真言。但若以恨還恨，靈魂將與殺人者無異。這不是正義，而是惡的勝利。」

赫利歐羅斯冷笑，眼裡卻浮現一絲迷茫：「你要我忍下這血海之仇？」

蘇格拉底直視他：「我說的不是忍下，而是選擇。你要成為何種靈魂？若以復仇為祭，你便與邪靈同席；若將痛苦化為探求真理的火，你仍能守住自由。」

赫利歐羅斯喉嚨顫動，卻未能立即回應。

就在這沉默中，忽然有一股清風拂過，帶著薰香。

赫利歐羅斯進入幻境，希波克拉底在旁邊微笑而坐。

赫利歐羅斯感受到自己的身體起了極大變化：頭髮慢慢變白，牙齒有點鬆動，身體瘦了一圈…

躺了下來，手腳有點不聽使喚…心跳慢慢停了下來。

不久，身體化為一堆白骨。

赫利歐羅斯由幻境中驚醒，只聽見希波克拉底的聲音：

「怨恨如鐵鎖，縛於魂魄。然海浪不懷恨，拍岸即散；松林不記仇，四時自新。若欲為亡者求安，當以放下冤火，轉而護生。唯有如此，靈魂方得自在。」

赫利歐羅斯眼眶濕潤起來。

夜幕低垂，赫利歐羅斯獨自行走在雅典的街巷。月光落在石板路上，像一層薄霜。

胸中怨火仍在，但似乎不再焚燒，而是化為深沉的痛。

忽然，他想起了一張清澈的面孔——奧麗芙。

那少女曾在市集對他微笑，眼裡沒有恐懼，也無算計，只有單純的信任與依戀。

他心頭一震：

「若我選擇沉淪於復仇，我又如何回應她的真心？難道要讓她愛上的是一個被仇恨吞噬的亡靈嗎？」

希波克拉底的聲音仍若隱若現：「愛，能使靈魂重歸光明。」

赫利歐羅斯停下腳步，仰望夜空。月色清冷，卻似在提醒他：還有另一條道路可走。

酒肆裡，蘇格拉底仍在席間沉思。他並不認為自己贏得了辯論，因為靈魂的選擇終究屬於個人。

夜幕低垂，伊利索斯河邊的風帶著一絲涼意。赫利歐羅斯靜靜坐在石岸上，手指拂過水面，水波映照出破碎的月影，宛如他心中尚未癒合的裂縫。過往的冤魂仍在低語，但比起前些日子，那聲音已不再尖銳，而像一種遠遠的呼喚。

奧麗芙小心翼翼走來，懷裡抱著一個小陶燈，柔和的火光搖曳，把她的神情照得異常清晰。

「赫利歐羅斯。」她的聲音細而真摯，「我知道你心裡還有很多痛。但……如果你願意，我想陪你。」

赫利歐羅斯轉過頭，看著這個比他小許多、卻不曾退縮的少女。他忽然意識到，那雙眼裡沒有畏懼，也沒有算計，只有一種不求回報的關懷。他心裡浮現蘇格拉底在酒肆裡說過的話——正義，不是報復，而是讓靈魂恢復和諧。

「你不怕我嗎？」他低聲問。
奧麗芙搖頭：

「你只是被悲傷困住了，不是壞人。就像海裡的魚，被破網纏住，也會掙扎亂撞，但牠依舊是魚。」

赫利歐羅斯聽了，眼底掠過一絲酸楚，忍不住苦笑：

「你把我比作魚？那麼你要如何解開我的網？」

奧麗芙想了想，把陶燈放在他面前：

「我能做的不多。但我能守著這盞燈，不讓它熄滅。若你有一天願意走出黑暗，至少還有一點光等著你。」

火焰映著她稚嫩的臉龐，也照進赫利歐羅斯的胸口。他忽然感到，這少女不是來審判他，也不是來拯救他，而是單純要與他同在。這份真心，比任何哲學的辯證都直接。

赫利歐羅斯沉默許久，終於伸手，把陶燈推向自己身邊。

「那麼……就讓這燈暫時借我吧。」
他的聲音帶著一絲顫抖，「或許我不該再拒絕你了。」

奧麗芙笑了，眼睛彎成新月。

夜風拂過，河水泛起細碎光影，彷彿連冤魂的低語都暫時安靜了。

赫利歐羅斯將陶燈放在膝前，火光隨風顫抖。他的目光緊盯著那微小的火苗，好像要從中尋找一條能通往過去的縫隙。

夜色更深，陶燈的光影把河岸映得斑駁。奧麗芙卻忽然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袋，動作小心而莊重。

「我一直想找一個合適的時候……」她說著，打開布袋，倒出一枚淡白的海貝。貝殼邊緣略帶裂痕，卻閃著溫潤的光澤。

「這是在海邊撿到的。」她低聲解釋，「我想，也許能幫你補回一些遺失的東西。」

她從腰間扯下一條細麻繩，將貝殼穿起，又繞了幾圈，打成一個小巧的結。她的指尖並不靈巧，繩結甚至有些歪扭，但她卻格外專注，神情像是在完成一件莊嚴的儀式。

終於，她將那枚貝殼手環放到赫利歐羅斯的掌心：
「送給你。」

赫利歐羅斯怔住了，喉頭緊縮，指尖顫抖著攥住那溫熱的繩結。那一刻，他彷彿看見妹妹在海邊奔跑的背影，笑聲隱隱與眼前少女的聲音疊合。

「奧麗芙……」他的聲音已幾近破碎，「你知道嗎，這比任何復仇都更難承受……」

「因為這是愛，不是恨。」奧麗芙抬頭望他，眼神明亮，「而愛，比恨更需要勇氣。」

赫利歐羅斯緩緩閉上眼，把手環戴在手腕上。貝殼貼著他的皮膚，冰涼卻真實，彷彿將過往的傷痛與當下的溫情一併系緊。

他長久未曾舒展的臉龐，第一次露出微弱的安定神色。
「也許……這才是我該守護的東西。」

風聲拂過，河水拍岸，陶燈在夜裡閃動，照亮了兩人並肩的身影。